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
第五十四回 騷人鴛婦共載一船 信女善男同登天竺

且說寶玉下船之後，與爾靄問答了幾句話，即便吩咐開船。船上水手們自有一番忙碌，毋煩細述。單表阿金、阿珠在房艙中，將寶玉、爾靄的鋪陳攤好，因此番係誠心進香，未便同牀共枕，所以分房睡了，不然，一對野鴛鴦，怎肯拆開兩處，辜負這春宵美景呢？至於阿金、阿珠、杜阿二等，由他們睡在頭艙裡面，好得船身寬闊，彷彿自己家裡一般。中艙朝外擺著一隻炕牀，上有炕几，供著二對竹刻帽筒，兩邊大紅呢的炕枕炕墊，居然分考究，上面橫著一塊綠地金字小額，寫的是「煙波畫航」四字。貼金雕花書畫窗上，掛一頂范蠡泛五湖的小立軸、一副楠木刻字的七言對聯。

上聯是：

月作孤燈波作鏡

下聯是：

花為四壁水為家

左邊排著四把楫木單靠、兩隻茶几，右邊放著一隻大四仙桌、兩把單靠，點綴得甚是齊整，況係新出廠的船，故爾金碧輝煌，纖塵不染。寶玉看了頗為得意，便與爾靄對面坐著，啜茗談心。

開船之後，兩人並肩斜倚篷窗，指點那岸邊的景致，洵足以遊目騁懷。爾靄不禁詩興勃發，信口朗吟道：

船遊春水夕陽天，兩岸波平草色連。

柳線挽留三月暮，桃花飛逐一帆懸。

青山送我應含笑，綠樹隨人劇可憐。

此去不須愁寂寞，倚窗共話拍香肩。

爾靄吟畢，伸手將寶玉肩上一拍，問道：「你可懂得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念詩撥奴聽，真真是對牛彈琴，一點也勿懂。不過奴聽念，像煞野順流鶯，蠻好聽格。」爾靄道：「你若學做，我肯教導你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奴格字也無不幾個識，哪啻好學嘍？」爾靄道：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還有兩句說得好，叫『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吟詩也會吟』。只要你在空閒時候讀讀唐詩，辨辨平仄，自然就會做了，有什麼難呢？」

寶玉道：「看看落容易呀！若像奴格辰光實梗，小忒格幾歲年紀，自然也覺著心思靈點，還可以勉強學學格來，到仔故歇，要變六歲學打拳格哉，加二奴堂裡格事體忙點，大家才要問奴格，奴落裡能夠定心定相，學做啥格詩嘍？連搭記性才推板哉。」爾靄道：「這卻怪你不得。但那年我與呂鎖雲、殷蠡湖、侯祥甫開花榜特科，各有詩句贈你，你可還記得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格套事體，隔得勿長遠來，倒底勿會忘記脫格，就是再上兩年，黃老搭侯老、顧大少定格《花叢豔史》，奴也一逕勒裡心浪。不過贈撥奴格幾化詩句，連搭做格，一榻括仔，才忘記得乾乾淨淨格哉。」爾靄道：「從前芷泉定豔史的時候，我還不在上海呢，後來祥甫告訴了我，所以我高興起來，開這個花榜特科的。各人贈你的詩句，同四個字的評語，我都一一記得呢。」

寶玉聽了，沉吟了半晌，方說道：「說起仔四個字格評語，奴倒想著哉，像煞評格是『玉質金相』，阿對格？」爾靄點頭道：「不錯不錯，總算虧你想著的。」寶玉道：「詩句末，奴實在影蹤全無，想勿出格哉，橫勢嚙啥做，念一遍撥奴聽聽看，明朝再托抄一張出來，阿可以介？」爾靄道：「舟中空閒無事，有什麼不可以呢？我此刻先念給你聽。」遂乘興朗誦自己的詩道：

斯人端合住紅樓，舊夢依稀在枕頭。

依樣葫蘆真即假，珊珊仙骨幾生修。

又誦呂鎖雲的七絕四首道：

玉簫聲裡步遲遲，南國佳人繫我思。

不意相逢花下語，鏡邊雙鎖遠山眉。

其二

聞說年時懺綺懷，等閒不肯下香階。

春風懶解鴛鴦佩，夜月羞簪玳瑁釵。

其三

別卻紅兒半載餘，庸脂俗粉鬥妝梳。

得卿領袖團雲隊，始信春江茁玉蕖。

其四

報道迷香洞再開，遊蜂浪蝶費疑猜。

相如消渴年來慣，莫遣烏龍作妒媒。

爾靄念了幾首，忽然停口。寶玉問道：「還有兩首，啥勿念哉介？」爾靄笑道：「我方才說全都記得，如今仔細一想，卻有兩句忘懷了，過一夜或者想得著，待我明天錄出來，與你瞧罷。」寶玉點首笑應。按爾靄開花榜特科一節，前書並未提及，因恐與芷泉等花神、花選等事顯然相犯。況數見不鮮，細說也覺無味，故但就現在爾靄口中述出，即算交代的了，並不是在下遺漏，祈閱者諒之。

一言表過。仍說兩人講了一回話，念了一回詩，天色將暝，船已傍岸停泊。見是個小小的市鎮，雖不十分熱鬧，而燈光人語，犬吠雞聲，也有百餘人家，卻並無好的景致。兩人縮身至炕上坐了，阿金倒過兩杯茶來，說道：「唔篤兩家頭講仔半日格詩，嘴要乾哉，阿要吃口茶罷，勿然，詩要撒勿出格。」說得爾靄、寶玉笑了。寶玉道：「倪若故歇用小輪船拖仔，一夜行到天亮，明朝只怕就好到格哉。」阿金先接嘴道：「格是自然，若換仔我格主意，老早要用輪船拖帶，落得爽爽氣氣，阿要有趣仔點？像故歇實梗今朝一百里，明朝七十里，至少要行三四日得勒。」爾靄道：「這話不是這樣講的，你們此刻是去進香，並非有緊急的事，必須克期趕到，盡可由他慢慢兒的行，順便看看路上的風景，怎說沒趣？況我們到了杭州，待燒香過後，還要到各處細細的遊玩，難道急急的就回上海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奴也為仔格格意思，格落用輪船呀。」正說之際，後梢搬進夜膳，大家用畢，又閒談了好一回，方進房艙安睡，一宵晚景休提。

到了來朝，寶玉、爾靄起身，船已開行，卻遇著順風，扯足了篷，駛行甚速。兩人依然靠窗並坐，一路之上，看不盡蟹舍漁村情景，玩不盡柳堤桃渡春光。有詩為證：

桂舫渾疑天上坐，蘭舟宛在畫中行。

虹橋冶麗春三月，煙樹蒼茫路幾程。

傍岸人家漁網曬，臨流水閣酒旗橫。

輞川詩料添摩詰，誰與閒鷗訂契盟。

兩人閒眺多時，寶玉忽然問道：「昨日格兩首詩，阿曾想出來勒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早已想著在此，你現在可要聽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多謝替奴寫仔出來罷，勿然，念過仔，奴哪啻會記得嘍？」爾靄答應，便住房艙中取出文房，放在炕几之上。寶玉即坐在對面，看他下筆颯颯，立刻書就，將各詩都寫在一張紙上，交與寶玉觀看。寶玉接在手中，仔細一認，卻有好幾個字不識，先問了爾

靄，正欲啟齒吟誦，爾靄道：「蠡湖與祥甫的兩首詩，仍是我來念罷。」遂念道：

蠡湖詩云：

漫說年華近季隗，丰姿不減嶺頭梅。

月圓花好春長在，記否長安道上回？

祥甫詩云：

曾隨群卉鬥芳妍，墨點緋衣楚楚憐。

君子好逑儂好合，合成百美續新篇。

寶玉聽了，也隨著他念了一遍，雖未能透徹詩意，卻有幾分領會，便道：「蠡湖第四句詩，阿是說奴北京轉來格辰光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有些意思的，他與你也是相好，聞說你房中各樣點綴，都是他從中指教，可是真的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有介事格，後來俚格回嘉興去哉，阿曉得俚有啥事體佬？」爾靄道：「這倒不知底細，但你如果紀念著他，待我們杭州回來，順道可去訪他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到格格辰光再說罷。」兩人談談講講，不是提已往的舊事，無非看沿途的佳景，故爾舟中不覺寂寞。且船身穩重，既無顛簸之虞，又少風濤之險，較諸昔日乘輪北上，泛舟東行，甘苦勞逸判若天淵。但在船並無緊要關目，恕不一一細敘，以免煩雜。

單表第四日午後，舟抵武林城外，繫纜停泊。這個所在，叫做團子河頭，燒香的船大半停在此處，所以檣桅密密，旗帶紛紛，香信之時，分熱鬧。寶玉看水手們拖錨搭跳畢，便命杜阿二上岸添購香燭，整備明日上山進香之用，既而問爾靄道：「幾時上墳去介？阿要進一埭城，先到自家屋裡去格勒嘍？」爾靄道：「我的家眷現在寓居上海，雖有一所住宅，空在那裡，沒人住著，我何必進城去看呢？至於上墳一事，遲幾天也不妨，且待你下山之後，我再去罷，好在你到了此間，本意要多頑幾天。再者我家的墳就在蘇堤左近，不妨乘你游西湖之便，到那裡掃一掃墓，豈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」寶玉道：「蠻好，蠻好，格末明朝陪奴一淘上山去燒香罷。」爾靄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也因好幾年沒到山上去頑，所以趁著你進香，同去看看那天然的勝景呢。」

阿金忽在旁插嘴道：「倪搭仔賀老一淘去，真真勿誠心煞哉，活菩薩勿知阿要怪倪格勒？」爾靄笑道：「怎見得我不誠心呢？」阿金道：「自家想罷，香也燒格勒，先講究去白相，阿是勿誠心介？我聽見別人講歇，有一個人燒香，心裡也是先想仔白相，倒說一上仔岸，自家格兩隻腳做勿動主格哉，菩薩罰俚奔仔三日三夜，真真苦惱，連腳筋才奔斷篤。後來有人尋著仔俚，難末拿俚扛下船勒轉去，再生仔一年多點病，想阿怕呢勿怕？問搭格活菩薩勿比別場化。」爾靄道：「你們只管放心，菩薩如果責罰起來，有我一個擔當，斷不累著你們的。況且我是讀書人，該由孔夫子所管，菩薩怎敢管著我呢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

阿珠也說道：「賀老實梗說，菩薩實頭靈格，我格年仔，也聽別人講過，有幾化鄉下人，搭仔航船去燒香，船浪男男女女，足有三四〇個，賽過豬羅實梗，困仔一船篤，話末說男女分開困格，其實用蘆席隔隔（讀夾），仍舊通連格哉。內當中有一男一女，勿知哪哼，看中我，我看中，到仔半夜把，格格男爬到仔格格女身邊去困哉，落裡曉得，困到明朝，兩家頭連牢仔，拆勿開格哉，當時死未勿死，阿要難為情煞。引得合船格人看俚篤格副樣式，有格末說笑俚，有格末埋怨俚，有格末可憐俚，有格末說菩薩真真靈驗，勒浪責罰俚，有格末說大家求求菩薩，阿好寬恕俚。七張八嘴，鬧到仔夜，格格兩家頭才死脫，仍舊連勒一淘，只好幾化人拼湊仔銅細出來，定做仔一口大棺材，拿格兩個人殮脫格。格件事體倒並勿是瞎說，想菩薩阿像活格佬？到底誠心點格好，得罪仔嘸趣格？」

爾靄聽了阿珠這一段說話，知他們的迷信牢結在心，非數言所能剖解，故不覺又笑道：「你講的這件事，更不要緊，現與你家先生分牀而睡，這幾夜從未私自過去，如何會相連在一處呢？」阿珠不等他說完，伸手將爾靄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我好落告訴，不過說菩薩實梗靈法，叫當心點格意思，無不啥拉到大先生身浪去格。」爾靄正要回答，忽聽寶玉說道：「阿珠，格套閒話，原說得勿好，勿怪賀老要拉到奴身浪，弄出臭攀談來哉。橫勢故歇燒香，奴是真主，賀老不過陪陪奴，菩薩面前通起疏頭來，亦勿上啥名字，就算勿誠心點，也無啥要緊格，要唔篤多嘴作啥嘍？」爾靄道：「誠心原在心裡，不在外面的，若只是外面至誠，心中藏著惡念，那才是真真不誠心呢。」寶玉道：「蠻對蠻對，格落有兩句俗語，說『要求黑心人，吃素淘裡去尋』，勿然，戒酒除葷，外面看看，也勿好說俚勿誠心。」

四人在中艙說笑了一回，天已傍晚，杜阿二早將香燭購齊，裝了一籬擔，挑上船頭，來請寶玉過目。寶玉出去看了一眼，即吩咐放在頭艙上面，免得污穢褻瀆。其時月尚未升，看那滿河中的船只，都把桅桿上的號燈點起，依稀是萬點明星，映著水面的波紋，蕩漾不定，煞是好看。有詩為證：

漫誇月湧大江流，燈影如星萬點浮。

今夜魚龍應不寐，爭相吞吐水晶球。

寶玉佇望多時，方才回身入內。當晚一無所事，用過夜膳，大家早些安睡，以便明晨上山進香，不必細敘。

到了來日黎明，寶玉與阿金、阿珠等先已起身，梳妝方畢，爾靄也著履下牀，洗過了臉，見寶玉等打扮停當，即交代船家僱了五乘小轎、兩名腳夫，在岸邊伺候。寶玉等各各飽餐了一頓早飯，方始離舟登陸，上轎啟行。爾靄在前，其次是寶玉、阿金、阿珠，最後是杜阿二，因阿二不慣騎馬，故也叫他坐了轎子。這五乘轎子與上海、蘇州的不同，毫無裝飾，一樣的布圍竹槓，不分美惡，坐身甚是狹窄，取其便於登山越嶺，聊以代步而已。兩個腳夫挑了籬擔香藍，以及應用什物，追隨在後。一行人眾，滔滔滾滾，逕向天竺而來。

單提寶玉坐在轎中，一路之上，看不盡真山真水的名勝，彷彿換了一個世界，幾如山陰道上，令人應接不暇，竟與海上繁華，絕然相反，不覺生瀟灑出塵之想。少頃轎子上山，雖道路崎嶇，看那班轎夫，穩步徐行，儼同平地，足見他們是走慣的，穿深林，兜曲徑，履險如夷。翻過了一座嶺，便見天竺高峰即在面前，果然好一派佳景也。有短贊為證：

丹峰耀日，碧凌雲；

繹牆綿互，紺宇巍峨。

這一邊蒼松密密，化作龍鱗；

那一邊翠竹森森，斜拖鳳尾。

爐煙繚繞，都結成紫霧騰空；

山石崎嶇，誰點就黃金布地。

卅六參瑤階玉砌，層層須拾級而登；

數百對綠女紅男，個個為進香而至。

從知天下名山，均被緇衣沾盡；

不信世間靈境，偏多紛黛來游。

正是：

極樂真如天竺國，此身疑至大雷音。

欲知寶玉進香後是否與爾靄同游西湖，下一回再行詳述。